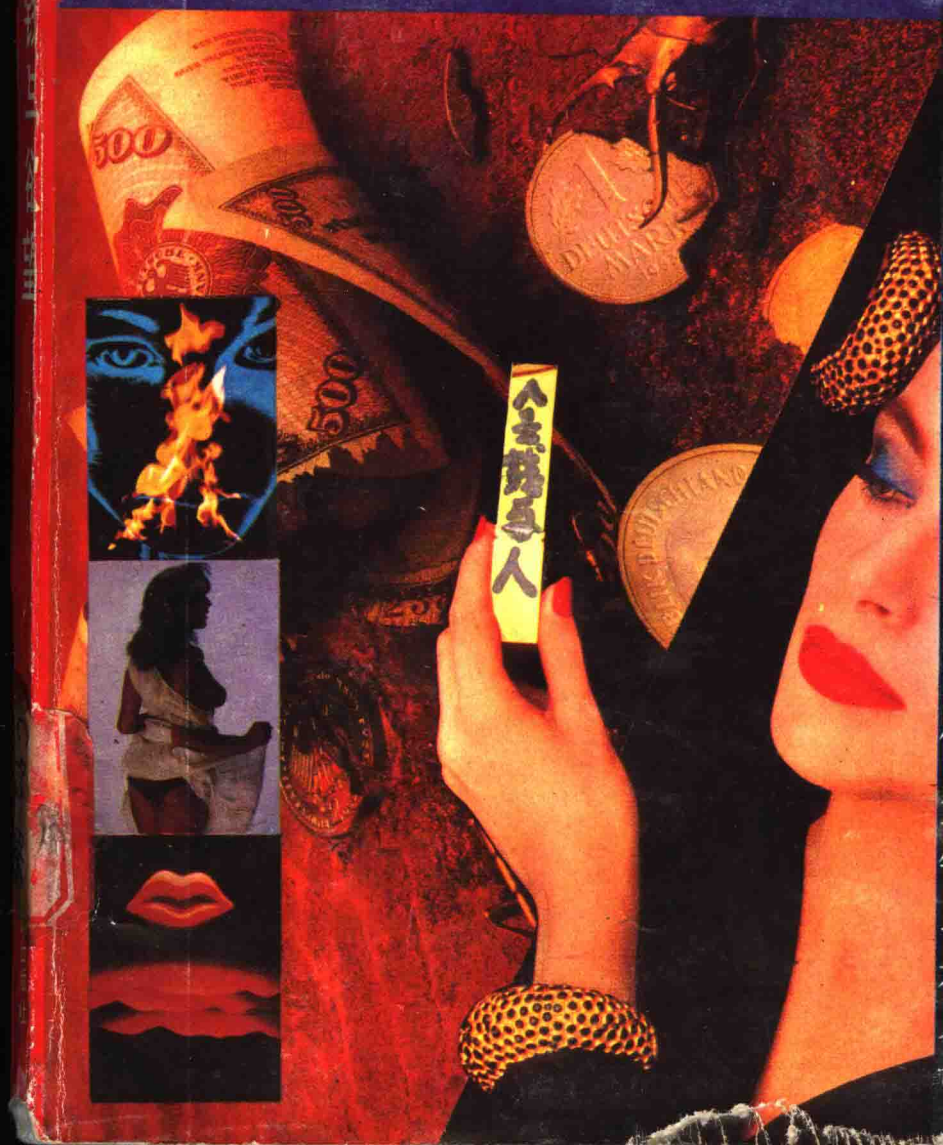


金钱与欲望



金钱与欲望

T·Wiseman (魏斯曼) 著

陈欣 北方 译

纪丰 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金钱与欲望

陈欣 北方译

纪丰 校

责任编辑：穆陵宁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75

字数：140000 印数：1—30000

ISBN7—217—00601—5

I·210 定价：2.90元

目 录

第一篇 金钱的意义.....(1)

1—1 梦想.....(1)

1—2 追求.....(12)

1—3 起源和结果.....(34)

1—4 用途.....(51)

第二篇 金钱的类型.....(60)

2—1 浪漫型.....(60)

2—2 公司人.....(71)

2—3 搜集家.....(79)

2—4 尖钻型.....(88)

2—5 奸诈型.....(109)

2—6 罪犯.....(128)

2—7 赌徒与输家.....(137)

2—8 不玩钱的人.....(153)

第三篇 金钱的关系.....(159)

3—1 金钱与性.....(159)

3—2 金钱与家庭.....(187)

3—3 金钱与社会.....(216)

第一篇 金钱的意义

1—1 梦 想

人类追求致富，恐怕不是起源于生物学上的需要，因为在动物生活中找不到任何与此相同的现象。它既不与基本的目标一致，也不是为了满足根本的需求；其实，“致富”就是获得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然而这看起来漫无目标的动力却是人类最强大的力量，人类为金钱而互相伤害，远远超过其它原因。

通常认为，金钱是价值的尺度，交换的媒介，聚财的手段。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它的另一面，即它令人陶醉、令人疯狂、令人激动的一面，也撇开了爱钱的心理不谈。J·M·基内斯曾经把爱钱描写为“一种或多或少有些令人恶心的病态，一种半罪恶、半病理、我们应战战兢兢交给精神病专家研究的癖好。”卡尔·马克思说，金钱是“人情的离散力”，就是指的这一方面。

世上有血腥钱和新娘钱，良心钱和昧心钱，轻松钱和血汗钱，屈辱的钱和光荣的钱；有国王的赎金，也有娼妓的代价；有些钱应该乱花，有些钱多得使主人进不了天国；情妇有情妇的津贴，妻子有妻子的费用；零用钱，消费钱，塞嘴钱，银行存款；有些是罪恶的薪酬，有些是富人的馈赠，某些费用人人

出得起，有些东西却昂贵异常；还有悬赏万人头颅的奖金；更有本质恶劣，并且会加倍危及自己生命的钱。

金钱外表相同，底蕴却大相径庭。血腥钱买不到新娘钱所能带来的一切，国王的赎金也和中奖的财富不同。金钱的交换率是骗人的；它使我们买到的东西在外表和形体上就象一个“买来的女人”，我们自以为买到了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抓住。

照伊塞亚的说法，金钱的特性就是“不能满足人”。最新的暴发户M·亚格也在一首歌中说：“我得不到满足”。但是，追求、积聚这种不能使人满足的东西却可能是人类文明最强的驱动力，虽然最热衷金钱目标的人往往拼命否认这一点。这种激情在某些人眼中，仍然是很暧昧的，这是我们最后一项可耻的秘密。也许正因为这样，金钱这个题材枝节横生，却很少有人探讨过。我们对人类隐私的性行为，知道得远比金钱动机行为要多。当然，经济学和经济问题已引起广泛的注意，但是这实在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某些小说，它描写婚姻却对性的问题避而不谈。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却撇开了金钱的渴望，也就是潜在的冲动、渴求和执着，不管叫什么名称，反正我们现在的经济——累积文化就是由此产生的。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这方面的热情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先进国家已发展到了近乎崇拜的程度，我们却不应认为，爱钱只是西方的传统。古中国人从未忘记拜“财神”，“财神”统领财富，掌理天庭寻宝组织。其它如希伯来人崇拜金牛，不屈的跑将荷尔密斯也是利润之神。埃及人在国王的陵墓里放满财宝，为的是他们赴阴间的旅程中不虞匮乏。三毛亚的原始部落中，富翁

拥有百万贝壳。在神话故事里，不管是欧洲故事或“阿拉伯之夜”，“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几乎都是指富有的生活。由此可见，人们就算不可能真的发财，心目中也永远存有致富的欲望。那是一个梦，一个神话，目前在很多人眼中仍然如此，只是在现代它有了实际的基础，有实现的可能了。

不过，致富的欲望还是不妨先当做梦想来探讨。如果我们细查一下这个梦的特征，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主调。首先，人渴望安全感，有时候女性会为获得安全感而结婚，伶俐的年轻人则为安全感而计划，把储蓄投入养老方略和长期公债中，以便将来——也就是老年时——能靠自己的投资过日子。一位高级产业商人和财政家说，当他没钱的时候，他的目标是为自己和家人“建立安全圈”，以使他不必担心下一餐的来源。在梦想中，他觉得他若能建立“5万镑的资产”，他们就能生活了，不必再为钱担忧；他真的只想要这些，这个目标变成他青年时的强大动力。结果，他超越自己的目标，继续赚了5000万镑，这可以证明安全感的渴望有何等强烈，达到安全感所需的金钱数目又如何一步步提高。

格林的一则童话中就有这个梦想，故事中的魔桌只要听到“餐桌、摆满”的召唤，马上就现出一块细桌布，上面摆满了盘子、刀叉、一碟碟烤肉和烘肉，还有红酒。“我们的小伙子自付道：‘现在我终生够用了’，从此他就不必考虑客栈的好坏，物品的盈缺了。”

渴望有私房钱或者能靠投资度日，这种心理上的源起与裁缝的儿子希望为终生做准备的故事是一样的。这其实是退休的

梦想，想靠积蓄过日子，不必工作。虽然这种愿望显得很消极，却也很普遍，并不限于奋斗、挣扎而疲惫不堪的人。保罗·盖帝赚了一百万元之后，真的在24岁退休，闲逛了两年。一个稍有成就的人会说，“我可以退休了”。这实在是怪异之论。通常这种人一刻也不想退休，但是他们想到自己若要退休便可以退休，心里很自在。考察这种退休的梦想，我们会发现，其中含有炫耀性的自足感，不必听命于人。考虑到我们在所有族类中，依赖别人的时间和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动物，也就难怪我们会讨厌依赖，我们梦想“经济上的独立”，以便解除其他各种依赖，这是很富人情味的幻想。安全感在梦中一旦建立，人们可能会进一步感受到金钱更醇美的乐趣。举例来说，梦想就是要产生炫耀。有人曾经表示：

“童年时代，我要的只是同一条街上别人有、而我没有的东西。我不羡慕大轿车，因为我那条街上谁也没有大轿车。我不想大车子，我心目中有钱就是拥有那条街上最好的房子，就是回来让他们大家瞧瞧。让大家瞧瞧我比他们行。我的梦从来没超过那一条街，我也没有街外的物质奢望。我不想当电影明星，不想那一类事情。因为我不懂那些，电影明星纯粹是幻想的人物。”

“我记得有一次，在我21岁的时候，有个人穿着漂亮的西装开车从身边驶过。我注意到他对那套西装漫不经心的样子，印象很深。我干裁缝这一行，知道那样一套西装有多贵。他漫不经心地穿用，使我太感动了。他就是我所羡慕的人，能够漫不经心穿一套贵西装的人。我不羡慕百万富翁，我那条街上也根

本没有百万富翁。”

胜利的愿望往往是压倒别人，这里讲的别人，在梦想中也就是指四周环境里的人。起初目标也许很小：希望能漫不经心穿一套贵西装，而不是战战兢兢当大礼服来穿。随着报复心的增长，梦想也逐渐加大。后来，作梦的人想像自己有一天衣锦还乡，真正在他们面前神气神气。在多伦多马的剧本《贵妇还乡》中，一位非常富有的太太回到出生地，她馈赠巨款给故乡，却要求杀死一个老人，此人年轻时曾和她相爱，后来又遗弃了她。

这是受冷落、屈辱、遗弃的人最著名的梦想。有一天，有一天……等着吧。不管是只让他们瞧瞧，还是真的采取行动，金钱都被视为报复的力量。旅馆经理拒绝给我们房间住，或者不让我们住自己所要的房间，我们心里便幻想着报复：当我们能买下旅馆时，就把他开除。真的有百万富翁做过这种事情。据说希腊船王S·尼阿哥思要住巴黎丽兹大饭店的主要套房，遭到拒绝（因为那是永远保留给B·荷顿住的），他就叫自己的经纪人着手买下旅社的股份，买了将近50%，董事会发现了，立刻答应他的要求。

每当我们觉得孤弱无力，就幻想用金钱来弥补。在幻想中，金钱是万能的，钱能买下丽兹大饭店，也能处死变心的爱人。人们津津乐道某位富翁以随便、万能的姿态花钱，花大钱来满足小欲望的传闻，可见我们对这种梦想充满迷恋。亚拉丁与神灯的故事出色地表达了人们对这种力量天真的喜爱，只要擦擦神灯，捣乱的首相就失败了，眨眼间宫殿诞生，神灯的主人赢得苏丹的女儿，最后甚至继位成苏丹。

在梦中，金钱也能带来爱情。作曲家利欧尼·巴特说：“……《孤雏泪》大获成功。我需要爱。所以我认为用钱可以买到。我太需要人爱了，你知道，被我当做朋友的人可以从我这儿得到一切。钱不成问题。我以前认为，送人贵重礼物是买到敬爱最简单的办法……”

20

年轻人在梦想中早就把可爱和有钱看成是同一回事，按照传统，他们该先出外奋斗，发了财再向少女求爱。他们若带钱回来，就能得到爱情。事实上，女孩子常常选择身边猛追的人，但是我们还是相信自己一旦有钱，就更有被爱的机会。这并不是盲目地信仰金钱买爱情的力量——那是另一种梦——而是相信钱的神奇性，相信它有力量改变自己。还有人认为，影星一夜成名，接着金币如雪片飞来，必能使那位幸运儿更讨人喜欢。影界中一切短暂的婚姻和恋史并不能改变天真姑娘的梦想，她以为自己若有钱有名，大家对她的爱一定远超过现在不冷不热的状况。

这个梦是金钱被视为改造力的一面。有人希望当别人，因为自己不够好，而他们以为金钱能带来这种变化。正如灰姑娘从灰炉中站起来，净化了自己，我们若有足够的金钱，也可如此。我们一想到要给自己做新衣服，就非常兴奋，这也是金钱改变自己的梦想之一。那是一个古老的愿望，宗教就使用了再生的仪式，并提出复活和灵魂转世的观念来加以迎合。一个立竿见影且更实在的例子是，我们总以为中奖就可以达到这个愿望。

想当别人的欲望是很奇特的，但是在幻想中，那位“富有

的我”不但有钱，基本上也换了一个人，会更强壮、更勇敢、更迷人、更聪明，不再脆弱……等等。金钱被赋予神奇的威力。由此更生出一个信念，以为钱能带来某种不朽。新不列颠的土著人认为，得到大财富（贝壳）的目标就是在死后“大家会悲叹，并以盛宴来拜他”。在梦想中，钱能使我们伟大，受人怀念，譬如 T·瓦特森 1933 年直截了当地说：“我要你们了解，这个公司是要永远存在的。”

就算生命不能真正永恒，至少在此时此刻有一个“美好的生命”。《花花公子》杂志一月又一月细细列出这个梦想，因为创始人海夫纳显然过着那种生活。他若不在，一定是呆在他那“遥控、电气化、作为海夫纳卧室的电子天堂中，伏在一张直径七尺半的旋转床上，后面有一间小室，手边有全套的按钮”可以召唤任何一位或全体 12 位仆人经常来侍候。在下面某处，设有绿色灯光的室内水池开始喷水了，“求爱严穴”等候着当天第一位居民。屋里有私人影院、闭路电视，还有一大串名流访客，包括 B·霍伯，R·梅勒，M·沙尔，E·卡桑，T·吉里斯比，F·辛勒屈，B·谢伯格等人。如果他想离开他的电子天堂，他只要踏入一架构造相同的 DC—9 飞机中：机内卧室里有椭圆形的床铺，上面铺着塔斯马尼亚袋鼠皮；起居室内有安塔斯 660 号录相机；一间小酒馆可供即兴舞会之用；机翼上有会议室；还有一个秘密的边门，万一有少女要悄悄溜走，可以不让任何人看见。至于有没有降落伞，不得而知。

由这家杂志的读者人数来判断，那种生活的梦想已经庞大得超过我们的想象。细节有各种排列，有些注重这一点，有些

注重另一点——也许肾脏形的池子改成罗马浴池，椭圆床改成圆周50尺的白色毛绸躺椅，后者是巴尔扎克笔下的调情椅。有些地方也许有万花灯表演或加盖的墙壁。美梦的内容是生活在奢侈的怀抱里，由此看来，此种欲望的起源来自小孩在母亲怀抱中舒服的状态。有了财富，我们可以推却一切工作，避免烦重的苦差，一心追求快乐。

小说家兼电视剧作家 R·慕勒说：“有人因为到法国南部精致的旅社中渡了两周的假期，觉得很痛快，就难免以为，这种经验无限延长，一定很快乐。当然不见得如此，不过大家都以为如此，所以叹气说：‘啊——我若能长此以往多好。’”

最后，奢侈的生活若在期待中变了味，那么还有一项最后的、更能令人满足的梦境，就是成为最巨大或最伟大的人物。有一位昔日当侍者的人，自己开饭店，生意不错，就想要进而拥有当地最大的企业。他说不出理由。“只是你若当了将军，就想当最伟大的将军，不是吗？”他说。拿破仑式的野心并不只限于军事方面。作梦的人想象自己的收入范围遍及全球——报社、电台、电视网、纸厂、保险公司、租车行、银行、航空公司、油田、电影院、饭店、超级市场——他要拥有一切。梦想太大了，除非心灵最后惊骇于自己的贪得无厌，否则永远不会停止。

这些都是一般的金钱梦。有些人梦想回到过去，各有不同的目的。但是有一种人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他沉迷于作梦本身。有一位靠救济金过日子的人说，现状中他最遗憾的就是没有钱象昔日那样赌马，倒不是他想要赢，而是那样他

才有作梦的机会。这是此种类型人的特征。作梦的人喜好幻想甚于现实，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就是这种人。正如他在小说中的描写，他非常了解金钱，而且疯狂地爱上了它。他投身于各种商业冒险：搞过土地投机，印刷厂，香水广告，古典作品的再版。但是，作品中虽然显示他具有理财方面的广泛知识，他的企业却一无所获。有一位替他立传的作家A·毛洛斯曾经暗示，他一再失败，是因为生命中一旦出现困难，他立即遁入自己的虚构世界，那个他把握得住的世界。这是梦想家的传统心理态势。

诸如此类的人，在一切文化中都可以找到。A·米勒的名剧《推销员之死》就是写的这种人的悲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不景气年代，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咖啡馆中挤满失业的男人，整个下午啜一杯咖啡，空谈着他们要发的大财。大多数人就这样醉生梦死地度过一生。赌博店、赛马场、俱乐部、专利事务所和音乐出版家的接待室里挤满这种人。别人都清楚他们不可能发财，他们只是在浪费时间，但是他们深深沉迷在幻想中，对别的都不在乎。

他们心中的梦想已达到了不现实的极端；金钱梦违反了理智的判断。因为作梦的人从来不打算真正有所作为，他也不必局限在行得通的范围了。他的想象具有自愿感性偶像的幻觉。在助长幻觉的活动中——如赌轮盘——幻想者往往陷入一场无法解除的刺激和迷乱中。弗洛伊德发现在俱乐部的仪式中，在玩牌的热情中，强烈的手淫冲动被赌博的狂热所取代，大家着重在手部的剧烈动作，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更动人的是骰子游

戏中常常会有的那种手势、面部表情和叫声。

人们为钱而兴奋；努力赚钱，用财富的远景来挑逗自己。所有准文学作品都在刺激他们的欲望，当然都无法满足他们，广告、报纸、杂志、电影、商品、时装照片、室内设计——那些镀金的浴室设备，那些仿豹皮床罩，这些画面太常见了，主观上根本注意不到，但是在潜意识里，它们却是梦想的原料，刺激着他的渴望。它们共同造成了金钱肖像的魅力，培养出一种偷窥狂，喜欢以看别人的富裕生活来过瘾。在尼斯的旅游旺季里，你可以看见观光客站在大饭店门外，观赏里面的人坐在水晶吊灯下用餐。

有人跑到汽车展览室，坐进自己明知买不起的轿车里。有人让真正的地产经纪人带他四处参观自己买不起的昂贵产业。有些女人爱试穿自己买不起的衣服，也有人爱填写他不可能去的环球旅行卷。就这样，人们驱使自己进入金钱刺激的状态。他们畅谈着自己好运来临时，发了财以后，要做些什么。这种迷恋是怎么产生的呢？

心理分析学家琼斯曾说，小孩大多有“倒转的狂想”。他们相信，自己一天天长大，父母就一天天变小，当然，相对来看，也不无道理。分析这些狂想，其中有报复梦存在。琼斯引了一位3岁女孩对她母亲所说的话：“等我变成大人，你变成小孩，我要打你，就象你现在打我一样。”有一位3岁半左右的小男孩曾经对他母亲说：“等我长大，你就会变小，那么我会把你抱来抱去，替你穿衣服，赶你去睡觉。”这说明，儿童对自己幼小、无依、仰人鼻息的状况，常常用倒转来处理。

小孩经常依赖父母，例子之一就是要他们买东西给他。因为他们有钱，而他没有。所以他永远不得不说：你们什么时候买这个东西给我？请买那个东西给我吧，如果你们给我买了，我会很乖的，为什么你们不给我买这些东西呢？当大人不肯给孩子买冰淇淋筒或者玩具车时，往往引来一阵尖叫，这时候就明显看出依赖的愤怒了。

因为买东西给孩子对大人很重要，成人就以送东西做为控制孩子们的手段。他们根据买或不买，设计出赏罚体制。“如果你乖/如果你吃药/如果你去睡/如果你不再尿床/如果你在学校得到好成绩……我就买这个给你”。儿童自觉被大人花钱的能力所控制，他正缺乏的是那种能力；在他的倒转梦中，他自然幻想他能够依靠自己的金钱来控制父母。小男孩告诉父亲他要买一辆跑车给爸爸做生日礼物，不见得是慷慨心大发，很可能他要用跑车的诺言来控制爸爸，就象他自己被控制一样。

因此，在儿童是富翁、爸爸是乞丐的倒转梦中，从其起源可看出金钱梦的习惯本质。

当然，作梦也有用处。它可以提供行动的指南——不过那是另一种梦。如此不断沉迷于梦境，难免造成依赖；这种人每当不幸、失败、厌烦的时候，就会用金钱梦来提神。他们会陷入我刚才所描述的幻想，用这种方法来消除低落的情绪。他们会呆呆地沉入自感的幻境中，得到短暂的刺激，精神愉快起来，然后叹一口气又回到现实，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却变得更加难应付了。

1—2 追 求

有些人虽然否认自己曾有过梦想，却实现了如同梦想一般的东西。他们也许是理财专家、财政巫师、强盗头子，或者苏黎士的土地神、骗子、石油大王、殖民者、一夜成名的影歌星，或者盗贼。他们会在一个女人身上，一场交易中，一项新设计或新发明中寻找财富。他们性情各不相同，但却有一个公分母——就是相信有一罐罐的黄金、地底宝藏、“传闻中的宝城”、妙计、一大笔生意、意外之财。这种人渴望的不是富裕生活；他希望横财象泉水一样奔流，财富远远超过他的梦想，超过他所能应付的界限。这种渴望象他的其他热望一样，往往压倒了理智和道德，以H·拉里爵士为例，他断言“偷取百万从来不是罪恶”，最后终于为这个原则而丧命。

如此大规模致富是上一世纪才有的事。大工业尚未兴起之前，谁也没听过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改善物质环境。他不可能赚钱；钱是由国王或军阀赐给他，或者由战利品而来，或者从大地和征服的领土中掘出来的。直到最近一百年，大家才感受到可以无中生有，创造财富，用魔法唤出一切，或者从不太有价值的东西中变出财宝。1875年以前整个世界历史上富翁的总和还比不上美国一年新富翁的人数。克鲁鲍家族由十六世纪开始，经历8代，才得到巨大财富。相形之下，洛克菲勒家族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只花了40年的光阴。现在的英国天才金融家J·史雷渥是考雷特家族的成员，他只花了8年的时

间，就把2000英镑的私蓄变成股票市场上价值2亿2000万英镑的投资。

虽然发这种大财也要靠技巧或智慧，但实际上它往往是形势带来的横财。克鲁鲍王朝靠战争起家，正在汽车开始大量制造的时候（二十世纪初）洛克菲勒的油田猛喷原油出来，资产阶级人利用世界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机会，贱价买下了一些老店。

44 地球的天然能源，利用能源的新机器，造就了最近一百年绝大多数的新巨富。虽然有几位发明家也混得不错，大多数的财富还是流入了起先看不出燃料和电机商业用途的企业家手中。1957年《财富》杂志“世袭富翁”名单上列了42个最富有的美国人，其中有21位财产来自石油或汽车。名单上包括7位洛克菲勒后裔（石油），4位梅隆后裔（石油、钢铁、橡胶等等），3位杜邦子弟（化学品、汽车、石油、橡胶等等）和4位福特子孙（汽车）。同一时期新富翁的名单以保罗·盖迪为首，他的财产来自石油，其后还有13位富翁的财物也来自同一根源。另外4位是因“通用汽车”而致富。10年后，1968年的《财富》最新名单上，前3名仍然以石油起家：亨特、豪华和休斯（豪华器具公司拥有钻头的专利，休斯就是出租螺旋锤，换取新发现油田的股权，才奠定财富的基础）。

英国也一样，十九世纪大财富的起因和地球资源的开发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石油、煤、钢铁和铁路造就了大批新富翁，他们的子孙与大地主的子孙共同占据了强大的优势。在英国，古老的财富比较显眼，因为数目较多，但是也有很多新财主出